

当代广作家具的发展与设计传承

郭琼¹, 胡若曦¹, 林秋丽², 黄素珍¹

(1.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 510640; 2.广州工业大学,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补充完善当代广作家具的发展历史, 提出广作家具的精神核心, 探究当代广作家具的设计传承思路。**方法** 结合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和文化状况, 总结当代广作家具的发展历史, 探究当代广作家具不同时段的设计特点, 从中总结出当代广作家具的创新设计思路, 并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审美需求、精神追求等方面出发, 通过实践作品, 对当代广作家具进行创新设计探索。**结论** 广作家具紧跟时代发展, 中西合璧、兼收并蓄、创新进取正是其精神内核。以适应现代生活作为前提, 得出了四种创新思路, 即广作家具文化内涵的传达、经典造型要素的传承与转化、与岭南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与岭南区域特色元素的融汇, 希望给当代广作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启示。

关键词: 广作家具;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家具设计; 创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22-0137-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22.021

Development and Design Inheritance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GUO Qiong¹, HU Ruo-xi¹, LIN Qiu-li², HUANG Su-zhen¹

(1.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summarize its spiritual core and explore its design inheritance ideas. Combin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ag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was summarized, and its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periods were explored. Then, the innovative design ideas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were concluded and its innovative design was explored through practical works from the living conditions, aesthetic needs, spiritual pursuit and other aspects of modern people.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and its spiritual core is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eatures, eclecticism,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ing.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adapting to modern life, four innovative ideas have been obtaine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 modeling elements, the integration with othe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Lingnan area, and the fusion of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in Lingnan area, which is expected to enlighten the innovative design for the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KEY WORDS: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rniture design; innovative idea

广作家具起源于明朝, 成熟于清朝, 是中国传统家具三大流派“广作”、“苏作”、“京作”中的重要一员, 也是清代家具中最典型的代表。广作家具突破我国传统家具原有形式, 结合其他文化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是极具创新性的家具类型^[1]。近年来, 随着板式

家具的发展和人们审美倾向、生活习惯的转变, 传统广作家具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舞台中心逐步淡出。2008年, 广作家具制作技艺入选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政府、高校、广作匠人等共同努力, 进行了不少利于其传承发展的新尝试。然而近年来广

收稿日期: 2020-09-21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GD17XYS02); 广州市重点实验室项目 (201905010005); 广州市教育局林业工程重点学科项目

作者简介: 郭琼 (1977—), 女, 辽宁人, 硕士, 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具设计与工程。

作家具的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广作家具缺乏青年人才传承;另一方面,作为广作家具发展的分支,新兴的广作红木家具行业内缺少设计上的创新,区域特色越来越不明显。因此,通过对当代广作家具发展历史的梳理,提出适合现代人生活环境的当代广作家具设计创新思路,以此作为一种有效的保护和发展的措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广作家具的起源

明清时期,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广州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中西方文化在此背景下得以碰撞。清朝乾隆时期,全国设立粤海关“一口通商”,清政府“沿明之习”,设立“广州十三行”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传统的广作家具与茶叶、丝绸一起成为出口的热销品^[2]。经济发展的同时,它的热销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上,广作家具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出现了中西合并的趋势。广作家具用料奢华、做工精致、外观华丽、装饰繁缛,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审美需求,这使得它自上而下渗透到整个清朝社会,成为清代家具的典型代表^[3]。

20世纪初,国内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断了广作家具的辉煌,直至1949年,广作家具的生产制作才重新焕发了生机。之后的三十年内,我国一直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广作家具而言,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探索创新阶段,走向市场经济后,广作家具又迎来了机遇和挑战。厘清当代广作家具的发展历史,对其传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2 广作家具的内涵与艺术特色

广作家具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顺应时代所需而生,中原传统文化、岭南地域文化、港口商业文化作为广作家具的三种基因,相互融合,成就了广作家具的发展与繁荣,铸成了广作家具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内涵。

根据不同时期的差异,广作家具的艺术特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传统广作家具在结构上基本保持我国明代家具的传统形式,风格上用料奢华大方,家具整体厚重,雕刻繁缛,以圆雕、浮雕、透雕、半透雕为主,在装饰纹样上继承传统,同时受到西方艺术文化的影响,拥有着如西番莲的西式植物纹样、抽象几何纹样等^[4]。其二,当代广作家具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发展,形态上融入轻快委婉的曲线条,让人耳目一新,造型样式更具功能性,更注重实用性,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风格特点上将各种雕刻手法相结合,讲究雕刻与产品间的搭配,其纹样题材除了传统纹样、西式纹样外,还增添了岭南特色元素,图案追求吉祥、美好的寓意。

3 当代广作家具的发展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广作家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结合同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和文化状况,将当代广作家具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析。当代广作家具发展史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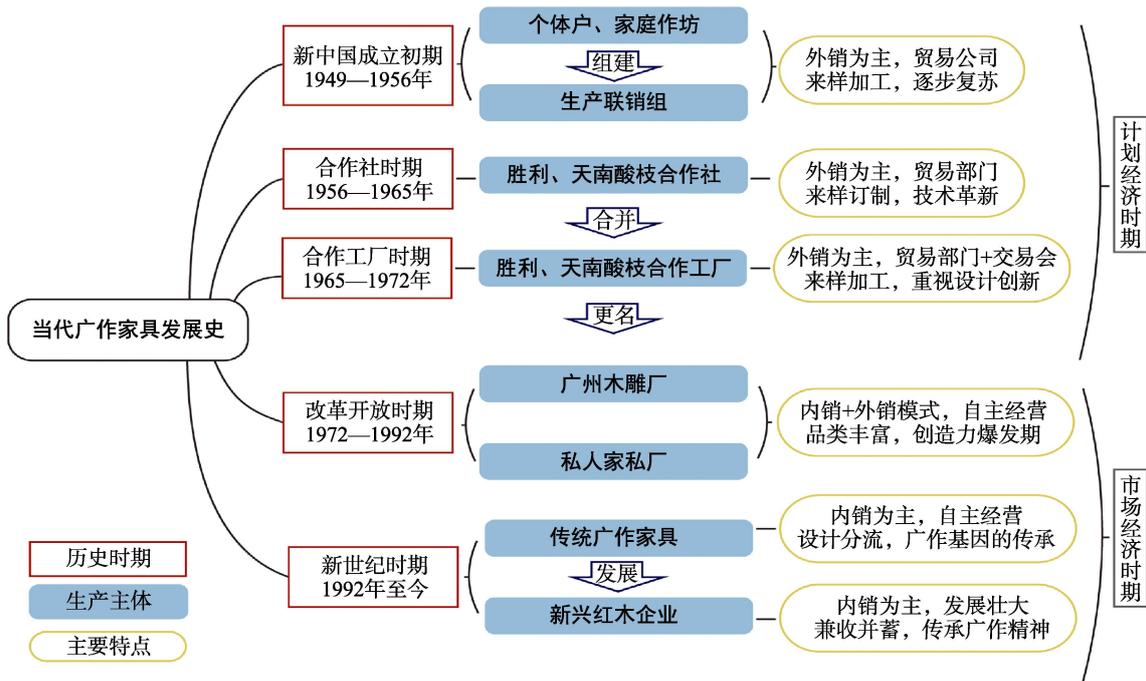


图1 当代广作家具发展史
Fig.1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作家具对传统制作技艺进行继承，沿袭清代广作家具的风格特点，个体生产加工，交由家私商销售。广作家具用料考究高档，装饰奢华繁复，并不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市场，此时使用“来样订制”的销售方式，产品出口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国家，为国家赚取外汇。1954年，个体手工业者响应政府“生产自救”和“组织起来”的号召，组成“生产联销组”，直接由出口贸易公司承担出口任务。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条件下，当代广作家具的生产规模得到一定的恢复，为日后的发展复兴建立了条件。

3.2 合作社时期（1956—1965年）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外贸部门引进机械设备、红酸枝木材，政府重组了手工艺的生产，在“生产联销组”的基础上分别创立了“胜利”“天南”两家酸枝家私合作社，由外贸部门收购出口，以争取外汇。家私合作社实行学习小组形式的三年学徒制，组织开展技术革新和生产竞赛、设计制造土制机械等，实现了部分工序的机械化，逐渐开始了现代化的生产模式。

机械设备的引进使得广作家具产品质量提升，同时解放了劳动力，让更多的时间花在设计创新上，为后续广作家具的创作发展奠定了基础。合作社的建立打破了传统手工作坊模式，集中生产促进了行业技术间的交流，使得生产力得到提高。此时的广作产品造型较“来样订制”阶段有了一定创新，在对广式硬木家具省级非遗传承人招赞惠先生的采访中了解到，当时广作家具出口商品种类从“酸枝家私”具体到产品一定要明确材料树种，这反映了广作家具产品在市场上受到了一定青睐。

3.3 合作工厂时期（1965—1978年）

合作工厂时期是广作家具现代化的壮大发展阶段，广作家具的设计、生产、经营、质量方面都逐渐形成完善的系统。1965年12月，“胜利”“天南”两

家合作社合并为“广州酸枝家私合作工厂”，工厂重视产品设计，组织办学，鼓励学员进校学习，使得生产工艺得到规范，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设计和质量提升。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广作家具在雕刻题材上受到了一些限制，图案多以梅兰竹菊等为主，合作工厂时期的广作家具代表性作品见表1。

1973年春，国务院46号文件批发，家具行业得以逐渐复苏，广州市召开了二届装饰创作设计人员大会，动员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作。抓住这次机遇，广州酸枝家私合作工厂的设计人员招赞惠、胡枝等响应号召，设计出曾轰动一时的“宝鼎十头床”，宝鼎有着“革旧立新”的寓意，该作品在1972年秋季交易会大放光彩。合作工厂时期后半段是广作家具设计上爆发的时期，在传统装饰图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突破，造型上有了更多西方家具的曲线感，靠背贴合了现代人体工程学，整体有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感觉。

3.4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

在计划经济的保护和发展下，广作家具的生产规模、企业管理水平已经初具现代化。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州酸枝家私合作工厂更名广州木雕厂，逐渐进入自主经营、产品自产自销的市场经济产销模式。随着市场扩大，贸易业更加自由，广作家具受到其他风格家具的冲击。

此时，广州木雕厂的收益逐年下降，许多广作家具匠人离开，广州地区出现了专门生产广作家具的私人工厂。这段时期的广作家具优秀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工厂合作作品，由工厂设计室的设计人才共同创作，设计上打破传统模式，制作工艺精湛。广州木雕厂集体作品“大宝熏十头床”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广作家具的顶峰。二是广作家具匠人创业后的作品，更注重实用性，更为适应市场需求，代表独立匠人创作力的爆发。改革开放后广作家具达到了发展高峰，定位高端精品家具，产品不再以量产为主，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做工也越来越精致。整体风格上以立体雕刻为主，装饰上已不如清代广作家具那般繁缛，

表1 合作工厂时期广作家具代表性作品

Tab.1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during the cooperative factory period

生产时期	产品图片	产品名称	产品分析
合作工厂时期 (1965—1978年)		仿竹节客厅组 (1966)	“文革”前期作品题材受到限制，传统三弯腿、直靠背造型
		宝鼎床客厅组 (1972)	设计灵感来源于传统“宝鼎”元素，造型上有着西方家具的曲线感和虎爪腿，靠背贴合现代人体工程学

表2 改革开放时期广作家具代表性作品

Tab.2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生产时期	产品图片	产品名称	产品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92年)		酸枝“大宝熏十头床” (1978)	工厂合作作品,造型上以“宝鼎十头床”为创作原型,融入“风车万字”作为雕刻细节,传统家具结构、西式家具造型,饱满立体
		麒麟客厅组 (1990)	匠人独立作品,迎合市场要求,用料考究、造型大气,雕刻图案充满吉祥如意

表3 新世纪时期广作家具代表性作品

Tab.3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in the new century period

生产时期	产品图片	产品名称	产品分析
新世纪时期 (1992年至今)		宝鸭穿莲荷叶床	贵妃塌和公座椅皆为经典的传统广作家具造型,雕刻图案与家具造型搭配,较之前产品更为精致
		福禄寿公座椅	
		水瓜双人椅	水瓜、菩提皆为岭南特色的雕刻图案,靠背处镶嵌大理石,二者皆造型简约,既有浓厚广府风味,又有新中式风格的意蕴
		广式菩提床	

创作题材上变得更为丰富不受拘束。其凭借独特的广作木雕技艺在各大展览会上大放光彩,逐渐走向艺术化的道路。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作家具代表性作品见表2。

3.5 新世纪时期(1992年至今)

新世纪时期广作家具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承传统广作家具的制作生产;二是走批量化的生产道路,继而发展出带有广作家具基因的当代红木家具。传统广作家具此时已失去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外销品的优势,市场逐渐被红木家具、板式家具、现代实木家具等占据^[5]。2008年,广作家具制作技艺当选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时的广作家具设计吸收了之前的优势,制作水平越来越高,产品也更加精致和丰富。注重多种雕刻技术的结合,讲究雕刻图案与家具造型的搭配。产品整体形态注重人体工程学的应用,更有部分产品造型简约,有新中式

风格的意韵。新世纪时期广作家具代表性作品见表3。

在发展中当代广作家具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当下愿意学习传统广作家具制作技艺的青年人很少,传承仍然依靠“父传子”模式;二是作为广作家具分支的红木家具创新设计不足,产品区域性特色越来越不明显。虽然“父传子”的继承模式能够发挥家族传承的优势,有利于广作家具的商品化经营^[6],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想要真正给当代广作家具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还需要在设计上坚持创新。

4 当代广作家具的设计传承思路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广作家具已经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传统广作家具逐渐退出了市场舞台中心,朝“艺术化”的道路上发展,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与广作家具的传统造型、经典样式产生了矛盾。同时,由广作家具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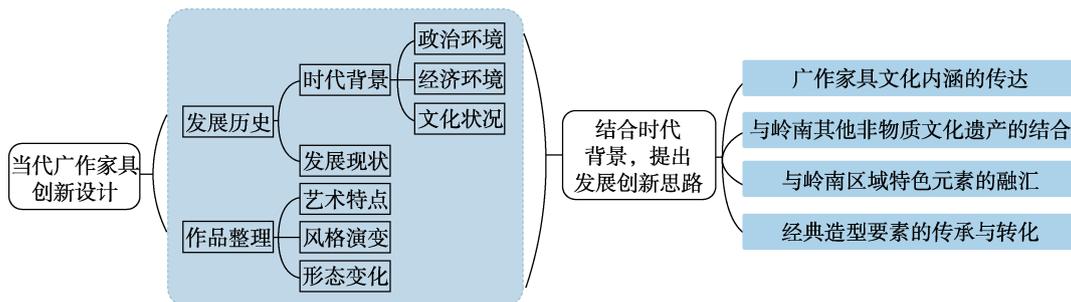


图 2 当代广作家具创新设计思路

Fig.2 Innovative design ideas for contemporary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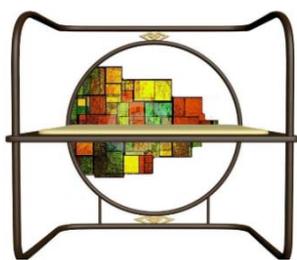


图 3 “满洲窗禅椅”

Fig.3 “Manchuria Window Cha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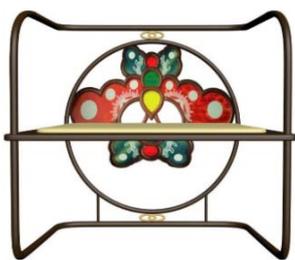


图 4 “蝴蝶窗禅椅”

Fig.4 “Butterfly Window Chair”



图 5 “轩昂椅”

Fig.5 “Xuanang Chair”



图 6 “现代小姐椅”

Fig.6 “Modern Lady Chair”

展而来的红木家具则在继承广作精神的同时，走上了批量化的生产道路。红木家具行业缺乏设计人才，发展中广作家具的区域特色愈来愈不明显，经典的广作家具款式已是凤毛麟角^[7]。通过对当代广作家具作品和发展历史的总结与梳理，发现紧跟时代、中西合璧、兼收并蓄、创新进取是广作家具的真实内核，今天的广作家具需要打破现状、寻求突破，找回最初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自信，并积极践行。当代广作家具的创新设计，应当在合理运用现代材料和工艺，保留优秀传统广作元素、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而更适应现代人的各种新需求^[8]。对当代广作家具的设计传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创新思路，见图 2。

4.1 广作家具文化内涵的传达

家具的造型常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的影响，广作家具的文化内涵主要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岭南地域文化和港口商业文化三者，其中港口商业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间交流，赋予了广作家具独特的造型寓意^[9]。广作家具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创新，都与文化交流紧密相连，其一，清朝中期与西方社会的交流中，广作家具在装饰工艺、造型上得到了发展；其二，改革开放时期广作家具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了装饰图案的内涵，又得以改进。广州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通商口岸，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窗口”的作用，通过此文化内涵指导当代广作家具的创作，同时使用新的设计语言来表达，得到的新广作家具将更具生机^[10]。

基于这种思路，设计出“满洲窗禅椅”（见图 3）和“蝴蝶窗禅椅”（见图 4）。作品以窗的“内外联系”功能与广州“贸易窗口”功能之间的通性为灵感，

用隐喻的方式，将岭南港口商业文化内涵赋予到设计中，家具造型上虚实交替，有玲珑通透之感。两件家具的靠背造型均取自于岭南地域建筑文化中的特色符号满洲窗，分别提取方型与蝴蝶型的图案进行再表达。满洲窗是由传统的木框架镶嵌玻璃蚀刻画组成的窗子，常被归为一种中西合璧的特色实用工艺品，使用的彩色镶嵌玻璃为满清时期由欧洲传入，从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广州乃至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11-12]。

4.2 经典造型要素的传承与转化

传统广作家具造型丰富且善于变化。广作匠人吸收借鉴西方家具造型要素，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几何、曲线元素，创造出沙发椅、三角椅等传统家具所没有的新类型。蔡易安《清代广式家具》中提到，“自明代以来单一形式的方、圆两种凳子，到这时就增加了六角凳、八角凳、桃花式、海棠式、梅花式……多种形式”。当代广作家具可以提炼融合传统广作家具的造型元素，通过抽象设计、简化、变形等方法进行创作，在保留传统广作家具的文化、审美取向的同时，表现出现代家具简约的美感^[13]。

“轩昂椅”（见图 5）整体造型取自传统广作太师椅，背部借鉴广作家具结构“尖斗勾”，屏风式靠背处设计为两端出头，同时在背部与座面采用外露走线的皮革进行扣皮，增添其时尚感，使得整体简洁大方有气势。“现代小姐椅”（见图 6）以红木嵌理石雕如意纹太师椅为设计原型，对靠背上厚重的灵芝纹进行抽象提炼，简化靠背装饰线条，保留圆形的大理石镶嵌区域，扶手引用传统广作家具的鹅脖造型，整



图7 “云肩椅”
Fig.7 “Yunjian Chair”



图8 “蝴蝶椅”
Fig.8 “Butterfly Chair”



图9 “雨打芭蕉椅”
Fig.9 “Plantain Chair”



图10 “小桥流水椅”
Fig.10 “Lingnan Chair”

体定义为一把女性特色的小姐椅。

4.3 与岭南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

广作家具与同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绣、粤剧等,有着共同的地域性特色,可以和谐地结合交融,不需拘泥于形式,找到两者的共性即可。通过提取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岭南符号,创造出既保留广作韵味、展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融入当代生活要素的新器物,让广府文化焕发新的生机^[14]。

“云肩椅”(见图7)将粤剧服饰中的云肩抽象化与传统广作家具的小姐椅造型进行结合,云肩符号停留在椅子的主体靠背处,造型新颖。“蝴蝶椅”(见图8)以广作镶嵌心梅花椅为设计造型来源,对其靠背梅花造型进行提取,去掉多余的装饰线条,同时保留镶嵌大理石的圆形图案作为广绣的展示区域。结合家具外形轻盈的特点,靠背处选用“蝶恋花”主题的广绣图案,座面以下沿用传统三弯腿和牙板的曲线造型,线条自然流畅。整体框架选用金属材料,其他部位辅以软包材料,舒适结实。

4.4 与岭南区域特色元素的汇融

广作家具在岭南大地上孕育而来,地域的文化特色、自然景观,都赋予其独特风格。岭南温暖潮湿的气候有利于植物生长,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清代宫廷广作家具的雕刻、镶嵌图案中经常能看到芭蕉、椰子、荔枝等岭南植物^[15]。无论是简单的图案使用,或是元素抽象提取变形的表达,岭南自然景观在广作家具上的运用,需要含蓄并恰当地反映岭南独特的人文因素,才算是真正的汇融^[16]。

“雨打芭蕉椅”(见图9)从岭南特色自然景物芭蕉入手,将巨大的芭蕉叶通过简化变形为椅子靠背形状和自然弯曲的扶手曲线。同时结合“雨打芭蕉”的主题,选择充满岭南风土人情的“芭蕉叶”、“竹叶”、“小鸡”等物象作为背板的装饰图案。“小桥流水椅”(见图10)提取岭南风景元素小桥、流水、拂柳,结合中国传统圈椅造型设计而成,椅圈和靠背结合构成桥,绿色坐垫似湖中水,联帮棍似岸边柳树云烟,整体是岭南烟雨图在椅子上的立体表现,有强烈的中式唯美意境。

5 结语

广作家具作为我国传统家具工艺技术的杰出代表,同时作为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在继承中华文化艺术的同时,又吸收、改造西方文化艺术,创造了独具风貌的家具风格,是前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产。广作家具在传承与创新上面临着现代文明与消费市场的冲击和挑战,响应国家号召,保护和传承广作家具文化、发掘其传承和创新发展之道是新时代广府文化的发展要求,也是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 蔡易安. 清代广式家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CAI Yi-an.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of Qing Dynasty[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01.
- [2] 胡德生. 清代广式家具[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6(3): 13-18. HU De-sheng.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of Qing Dynasty[J]. Journal of the Palace Museum, 1986(3): 13-18.
- [3] 陈玲玲. 广式家具及其起源[J]. 收藏家, 2000(4): 4-10. CHEN Ling-ling.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and Its Origination[J]. Collectors, 2000(4): 4-10.
- [4] 徐礼媛, 郑重. 广州十三行的商业文化特质[J]. 商业文化, 2019(31): 9-19. XU Li-yuan, ZHENG Zhong. The Commerci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zhou thirteen hongts[J].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2019(31): 9-19.
- [5] 李兴畅, 杨波, 常方圆, 等. 广作家具的渊源与传承[J]. 家具, 2015, 36(2): 84-89. LI Xing-chang, YANG Bo, CHANG Fang-yuan, et al. 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J]. Furniture, 2015, 36(2): 84-89.
- [6] 苑利, 顾军. 传统工艺技术类遗产的开发与活用[J]. 民艺, 2018(1): 22-27. YUAN Li, GU Jun. Development and Flexible Use of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raft and Technology[J]. Folk Art, 2018(1): 22-27.

(下转第149页)